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

絕句七言

送諸子興年兄由刑部郎中貶尉高明四首

執法西曹觸漢章側身萬里竄窮荒
聖主恩同

雨露湛莫將三水擬三湘

李白當年號謫仙西禦夜郎到日邊
自古娥眉多

賈妬直須秀句與人傳

南中氣候無春冬椰葉藤梢嶂壑同
壯髮三秋變

嶺外鄉心一夜返江東

錄四之三



是古是上
積海簸天天倒流。扶桑拂景漾西流。度漢若逢機
上如問他何事。泣牽牛。

送程舜敷編脩坐謫高涼三首

雲聳炎峰峰萬盤。煙浮瘴水水千灣。南過蠻江莫
作賦。屈平當日不生還。

侍臣衮衮扈甘泉。攀龍附鳳總神仙。南中留滯河
東賦。直與風吹到九天。

疊障連山過海隅。茫茫雲氣接蒼梧。排闥叫闕虞
神館。告予微臣罪有無。

河西阻雪懷江干順貞外二首

四野垂陰晝黯然。朔風吹雪舞遙天。不見玉人空
悵望。祇看瓊蕊比嬋娟。

楚客幽蘭儷妙曲。風人麻服比明姿。可憐澤畔行
歌處。不是山陰艤棹時。

滄洲道中寄蔡道卿二首

玄鳥差池逝不還。霜鴻回翅欲辭寒。惟有濁河流
向北。憑將雙淚到桑乾。

冷冷風舉碧羅裳。一曲焦桐月在牀。寂歷寒波兼

墜葉不知何處是瀟湘

茗溪舟上懷蔡可泉

岸花夾水備芳鮮，愁眼看時倍慘然。
幾欲將愁寄流水，茗溪又不到桐川。

可泉有使送予至臨安遣歸

使乎欲反太匆匆，把筆裁書紙又窮。
此後相思無路覓，祇應來往夢魂通。

遊少林寺四首

三十六峯面面開，分形殊態照香臺。
闕湧金銀拔

秘二首

地起風傳鍾磬出雲來

滿目金光見聚沙，香泉祇樹自交遮。
潭影長開千古月，林芳分散四天花。

名嶽千峯錦繡圍，中開寶地萬珠輝。
池涵德水青蓮長，嶺覆慈雲綵鷲飛。

蓮花梵宇逼諸天，繡拱雕欄日月懸。
水作龍鳴來學唄，山如虎伏會參禪。

初祖洞賦得四物

一巖樹

百丈巖前無限樹繁條布葉備書經文字不立何
所用空留千載色青青

二石藤

藤樹葱籠不記春孤根盤攫幹輪困當年面壁因
投杖化作龍形繞法身

三洞泉

飛泉噴玉自潺潺本因無意出人間日夜流行尋
大海依然不離此深山

四龕燈

熒熒不滅院前燈萬壑千巖一點明為憫下方迷
覺路長懸光景照羣生

梅巖洞候陸使君不至詩以寓嘲

一入深虛不自知泉流雲出世中迷行尋竈畔逢
石髓欲待稽康已作泥

送魏思說曆

草衰木落故辭新寂寂幽居避世人只恐山中忘
甲子題詩為報周王春

至日寄彭石屋曆

一陽回復氣還周消長知君已自由莫學秦人桃
洞隱不知世上有春秋

行署壁間見故太僕陳石亭先生留題已
矣斯人愴然投涕

凋落粉素墨淋漓銀鈎掛壁網遊絲池水難尋濡
筆處循墻今讀古人詩

曾汝誠目有羞明之患走筆問之

知君習靜閉玄關兩目應無五色干好是懶爲青
白樣紛紛濁世不須看

宿真通寺題壁

終日匆匆意似猿高齋一宿制驚奔白雲枕上醒
魔力流水窓中浸夢魂

聞原弟至武陽

骨肉情深千里輕飛書忽報達江城開門待汝須
史頃起步幾回獨繞楹

舍弟至邸是歲除日

喜氣衝寒滿面開歲除不意汝真來長貧宦邸無
餘物也有屠蘇栢葉杯

除夕有感

歲去江城人未歸，寥寥心事掩寒扉。明朝一歲知何似，三十年中已盡非。

元夕示舍弟道原

百事嬰心感我生，因耽寸祿竟無成。行年三八仍過七，歲月空多作爾兄。

春雪懷故園諸妹同舍弟作

東風吹雪暮雲斜，貧病經春苦憶家。不詠撒鹽將柳絮，猶看如玉映荆花。

治園偶作

隙地爲園學種蔬，帶經自灌更教鋤。中心取適非謀食，老圃堪言我不如。

摘蔬

多病臞然野澤姿，已甘蔬食與生宜。萋萋葵樹欲教拔，俸薄家無魯相資。

題桃花潭水別意卷

映水桃花千尺潭，水涵花色轉看深。爭如門下尋師者，臨別殷勤一片心。

觀江州諸生文示薛廣文仲常薛久滯儒
官因以爲戲亦解嘲之類也

湓城今日似高塘綿絢一變曲洋洋他日欲誇稽
古力定因門下有何湯

宗室西亭折梅見寄漫賦此爲謝

冬盡梁園見早梅美人折贈數枝來應是同心遙
托物細看芳潔歲寒開

病中辱西亭見問走筆奉柬

伏枕綿綿朝復昏故人枉訊慰愁魂須知摩詰非

嬰疾待子來叅不二門

赴何實甫九日之招先期病作宿齋中漫

題四首

華山山下遠公房應有黃花待客香悵望雲煙空
太息可堪明日是重陽

徵選名歌閑且都繁聲緩節勸提壺不知病裏聞
歌懶却道先生太性迂

平生涓滴不濡膺也對青尊坐有情莫道先生不
愛酒更無愛酒似先生

居常愈疾少名藥只把看書當品嘗起索齋中無
一卷因思閉目是奇方

九日雨止力疾登萬石峯四首

黃花似解喜人來作意生香泛酒杯風雨昨宵真
錯惱今朝菊葉爲吹開

亂石高峯最上頭脫巾掛樹在清秋戴帽盤旋尊
俎畔孟嘉未可論風流

最令人悲節是秋勸君莫作昔人愁手把蟹螯杯
更滿世間萬事可長休

雨罷天青山盡出登山勉強扶衰疾縱然不飲茱
萸酒猶勝家中過九日

題黃後溪江樓十首

巍基孤起凌蒼巘巧構相扶瞰綠波列牖洞開掀
王宇踈簾高捲近銀河

綺疏窈窕栖雲氣珠綴玲瓏蕩水紋四序風光隨
戶納千家煙火隔橋分

危欄面面牖雙雙閒坐閒行總對江欸乃一聲何
處發微風吹過到南窓

白浪如山潮擁來，長江東去海門開。天連極浦鳥
飛盡，日落空林船正回。

環撐繡拱欺霞綉，四出瑤簷礙鳥飛。日月升沉前
後闕，陰陽向背北南扉。

題鳩聲藏斑竹岸，揭車香滿白沙洲。美人獨倚江
樓暮，渾似瀟湘木葉秋。

曲檻迴廊備四時，曉煙夕月盡相宜。羣山端爲開
圖障，江水直堪變酒池。

水百層樓如湧出，波心複磴若乘空。玉醞傾殘人

在鏡，瑤琴鼓罷曲隨風。

陌上紛紛來往多，樓中隱隱動笙歌。行人回首陌
頭望，天上人間若奈何。

崇山遙枕帶清流，顯敞茲方信寡仇。昔日仲宣徒
作賦，竟非吾土豈銷憂。

謝人惠木芙蓉栽

翠幹分枝和露至，芳根得土帶煙栽。園池搖落秋
風裏，只待紅英映水間。

挽王隱者溺水死

鼓枻乘流一丈人入流不出返於真厭盡世間塵
垢濁清川爲濁去時身

雨中憶張達甫臥疾

從來多病少懽悰怪爾沉冥與我同最是病懷增
惱處芭蕉葉在雨聲中

雨中憶尤子偉臥疾二首

風吹斜雨濕窓紗危坐惟看書滿家幽意須君來
共對門前不見玉人車

弓影心知已不疑淹旬伏枕更胡爲此時何事偏
相憶寒雨蕭蕭把酒宜

與王介亭明府覓桂花栽

桂滿山中刈作薪小園難見一枝春河陽縣裏花
無數寧惜餘芳及故人

戲贈黃得山入山獲稻二首

持鎌往刈稼如雲直與農夫割畝分倘遇龐眉荷
蓀者應譏四體不曾勤

山田多熟是新菑霜後正逢收穫期稼穡不爲禾
莫取知君未誦伐檀詩

東柯東墅長子娶婦

生男有室更何求
人序相催易白頭
尚子男婚如已畢
相携可入名山遊

寄曆與吳泉濱先生走筆戲柬

周正曆中新改歲
秦人洞裏不知年
韶華荏苒看何處
氣候分明是鬢邊

聞道原舍弟除武選二首

日邊除命喜聞新
愛弟爲官消息真
豈慕繁華輝棣萼
還期事業荅楓宸

宦籍爾今新典馬
人情吾已任呼牛
長公賦性元垂異
用世還知讓子由

寄道原第二首

承平耀德武功卑
共說觀兵屬此時
談笑折衝樽俎上
好將奇策贊攸司

攻在心間真破敵
籌於幄裏是銷兵
勲名本屬文儒事
莫遣人將白面輕

題臥壺山人二首

孤支白石爲高枕
四剪青霞作幃帷
歷選名山惟

愛此更無飛夢到牀地
泉浸夢魂流百道鳥驚黠息叫千般莊生化蝶寧
爲適尚在人家枕席間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絕句七言

平蠻凱歌十二首上胡總制梅林公

橫海建牙雄節鎮伏波選卒冠軍名共看分閫詩
書帥盡道中朝仁義兵

函持穹土雖無外震擊雷霆自有權萬楫齊飛波
瀾瀾三軍盡肅鼓淵淵

砥平溟漲絕驚瀾宿怪消藏不敢干自是頑夷來
送死況逢義武有除殘

處置分明憑號令指麾妙密握機權英威坐制踰
千里醜種真疑動九天

鮫島星羅猶掌上鯨波天浸只曾中等畫險夷遙
授算出師千里自臨戎

義激諸軍奮怒肝蠻腰如草恣薶芟鯨鯢血變天
池水日色殷紅照萬山

善決奇謀成敗頃堅持大信賞罰間雲煙掃蕩歸
虛壑草木昭回窮髮山

討日持糧竟會朝攬捨已報隕蛇矛縱金闕士蒐
軍實我旅何曾損一毛

百險行師曾入諫萬金收捷始相驚清笳急邃中
流駛總是回軍小海聲

面縛夷王就檻車垂頭畏死乞須臾自矜跋扈滄
溟窄此日翻為釜底魚

天王有道自垂衣坐付元臣稟廟機築觀分流諸
島上直今日鼯膽皇威

當代幾能生俊傑許身已可繫安危胡公何不登
三事國勢終須賴四維

寄上本兵蘇舜澤公

舜澤公以少司馬往總制宣大諸軍事
時宣大有虜警至失大將朝議以爲憂
故輟公本兵以往予本懦夫聞而壯之
爲賦詩十章

赤白囊封晝夜驚君王輟食詔論兵黃金殿裏留
身奏邊事艱難請自行

國憂偏急在西師臣辱況當及此時受脤因言天
下事治兵看勒日中期

指揮號令動風雷裨校千羣竈下材雙轂流脂飛
電迅至尊親降玉階推

訓警疲駑成練卒招還携散號全廂共言昔日亡
軍地便是今番破虜場

諸邊誰最係安危不戰堪言是善師撫得降酋成
骨肉懾教醜虜識旌旗

地形分畫防接速士氣清明殺獲多驟變威靈加
草木依然往日舊山河

靈洲城上月寧寧洗淨胡氛照漢關唱盡軍前橫

吹曲迴頭正見紇干山

會獵常過高闕道燒荒獨上單于臺王庭已徙逾
南幕精細徼兒刺探來

飛狐隱塞游兵撒倒馬重關壁戶開誰道山東惟
出相如公文武是全材

胡運厄年當北遁皇明今日合中興凌煙閣上功
臣數敕與畫工特地增

寄翁司馬奪情總制易州十首

漢室築壇求大將人人自託得兵權廟謀知用詩

書帥徵璽直教到海邊

聖主宵衣念北陲微臣敢復顧親為登車慷慨雙
行淚一為公家一為私

手披荒土植松楸天使臨門不敢留同位如將襄
大事九重誰復解殷憂

光輝道路傳宣急一夕鋒車八九催帝眷真如失
左右一程程報夏卿來

象弭凋兮矢百盧千官立仗聽傳呼忽看宣付翁
兵部百萬人中一丈夫

赫赫威名古北平猶傳宣大舊中丞一從金殿承
黃鉞驕子聞風已角崩

火入咸陽五柞宮防胡還與漢年同將軍並拜誰
真是看取營門細柳風

借箸上前籌虜勢中人偷記畫成圖臨邊捷奏紛
紛至按籍真如驗左符

開府何曾忘倚廬西風灑泣墨衰疏功成第一朝
天闕乞得身還經未除

天爲世難生英俊帝遣邊人識畧韜掃盡四郊防
賊壘清夷天步靜神臯

寄大中丞思質王公十首

時有虜警朝議以通州國儲所在根本
大計而形勝實扼東南津會國之門戶
寄重地要急在得人因卽州爲鎮開府
置中丞而公以侍御超拜良一時盛事
云

急警犬羊驚乍定新懽魚水契偏成一言悟主前
人有不似今時值聖明

君王手弄中丞印四顧無人勝趙堯承恩佩出明
光殿一日聲華動繞朝

借籌席上談兵事聚米庭中算虜情爰赫龍顏開
霽色果知小醜不難平

名姓榮看黃帕覆中人宣押到中書不許尋常依
樣敕分明撰出帝親除

繡斧獨當天上立牙門偏近日邊開誰知江左能
文者掩盡山西出將材

聯絡鈞陳翼紫樞崇墉複壁潞河隅隱然虎豹在
山勢爲有中丞仗節符

燕地文皇定鼎州御溝分入潞河流扼要真堪門
戶守計儲還副本根謀

擾擾近郊別置屯防秋急在塞邊藩共言萬竈軍
聲盛總爲千倉國計尊

雍奴諸水合胡良遶帶漕渠壯帝鄉坐令洪流行
軌道東南萬里引帆檣

許下偏資分鼎國關中徒饋割溝師請看今日逢
全盛層庑如山守四夷

唐有懷以九疑之茶分贈二首

永州太守清於水囊携芳茗擔還輕却分囊茗過
閩嶺重儼千鈞未比情

多病却無口腹營獨耽泉茗類頑僧走向北山汲
深澗松月窓前自煬鎗

唐翠軒於予南都漫藁自謂有契賦五言

長詩二百五十字見投盛有所稱引予

感其意作此荅之

自嗟風雅委荆榛每有詩成不示人流水高山如

善聽朱絃寧惜為君陳

靈源紫雲室贈靜上人

在世還隨出世緣相看去住兩超然山門相送無
勞遠還擬來叅後乘禪

洪芳洲相送至山魁客舍

殷勤壺酒杖頭携客舍墻邊梅一枝此後梅花應
入夢分明記得把君卮

山魁途次與芳洲分手

亦知隔歲還相見且忍茲晨暫別離紅樹滿林人

通鑑文集 卷之七
七
默默青山斜照路遲遲

小營道中寄洪芳洲

獨上巾車有所思停雲却被疾風吹欲知別後還
家意君到家時先已知

至館視芳洲讀書處因書所見二首

齋閣本來無長物讀書人去各依然唯有一牀經
坐處兩當自膝已皆穿
渴鳥下來窺硯水微蟾初上照絃琴素題當几埃
如墨知是焚膏映夜深

贈寫神徐子美二首

齷齪模形寧足貴區區謹貌亦非工看君用筆躊
躇處都在一雙阿堵中
紛紛人面各媮妍筆勢傳來畫宛然土木形骸常
自笑因君描得也堪憐

寄荔枝與吳泉濱

聞君習靜物都忘新得馴禽畜字方遣贈荒園紅
荔子山中百鳥好來嘗

與何他山期住靈源數日子偶以事先歸

二首

嘉諾本期山頂宿，卻尋歸路下黃昏。
風前巖草擲，掄態媿面倉皇出洞門。

天邊斜日漸低，山照見歸人影。
不閒舉首遙瞻峯頂寺，禪几只在轉身間。

城中懷何他山因寄之二首

不向山中長作伴，翻從城裏苦思君。
去留遲速爭多少，爲問峯頭一片雲。

千峰遙望碧嶙峋，正憶繩牀偃臥人。
莫倚巖窓輕

郡郭相看都未是，間身

題陸心梅

梅是錢塘小陸心，終朝不見已傷神。
能令掌上孤標出，賴有青門與寫真。

聞沈青門游跡至泉二首

雲路冥冥一羽儀，却尋佳樹集高枝。
清源太守懸孤榻，從此定因屢下之。

青門爲郡侯童南衡之友故云

聞道新詞三百首，燕趙傳無一字訛。
閩中久斷人遊跡，嶺外今知子夜歌。

沈青門見訪二首

翩翩公子似虞卿所至侯王虛左迎朱履錦貂全
卸却獨歌高憤問柴荆
長揖未遑講主賓挽鬚顧笑有情親曾從卷裏看
詩句已是摻祛識面人

看青門畫漫題二首

神搜物象鵬從兔手契心目鏘應弦吮墨含毫真
畫史看君機用已詮禪

黃粉丹青各未施解衣盤礴欲何為袒跣狂呼驚
急起傷人盡道長康癡

青門有題寺壁戲柬之

衛象題詩張璪畫二絕今看併在君莫須禪老嫌
為疥一聖浮空掃斷雲

送藥與青門二首

靈草孤生萬仞山辛勤採掇出雲煙為憐詞客經
時病倒與囊空不用錢
長臥繩牀託紺宮病裏風流亦不同雙雙藥杵月
中落併入經聲繞碧空

贈陸心梅

擺亂風煙不可禁
紛紛紅紫自成林
一登姑射逢
仙質描盡人間濃艷心

題鑑湖

越水千名說鑑湖
凌波虎阜勝吳都
依稀似向圖
中見不是江南此景無

小庭芙蓉開殘東林沙溪公過賞

盡說看花愛盛時
向闌幽意有誰知
繁花落後孤
英在風格如公相對宜

訪柯東墅草堂以日暮迫事而返二首

殘陽忽墮孤峯外
幽意未甌片語間
惆悵浮生牽
迫甚門前即是隱君山

日斜相送出林丘
笑我胡爲不少留
猶勝剡溪乘
興者到門不見却回舟

冬日郊望二首

長溪渺渺斷行舟
惟見間雲逐水流
徙倚溪頭忘
却去此心聊共水悠悠

寒鴉飛盡暮天空
繚繞川原掩靄中
林葉如丹垂

欲墮枝頭更起晚來風

題黃秀才讀書處

千峯亂石勢嶙峋黃葉堆中自託鄰
莫向煙霞空自老公卿方用讀書人

送夏中山歸九江

問君家住廬山下數畝磽田聊可耕
別來相思瀑布水夢飛時到九江城

漳南山間寂海上人開堂半嶺法力高勝

予頗資參叩二首

峻絕孤峯透步難黃龍三問是巖關
繡鴛呈出針紋隱駿馬自驚鞭影間

生如靈樹契冥符貶剝諸方沒破除
自笑欲談詞忽喪江州鈍置老尚書

法通久住半嶺歸天柱巖題二偈示之二

首

誰信活途在死門佛祖是冤也是親
究義問禪元涉妄削金添得眼中塵

執事既述着理非欲從何處取真機
太虛遼郭無

邊際一任雲行與鳥飛

法疑法純二行者從師閒寂結夏清源就
半嶺落髮各與一偈歸呈閒寂印之二
首

世間萬法亦龜毛終臘還須剃幾遭除是全身渾
喪却從他頭上有垂毫

辭家受具有何求一髮不容顱頂留落了還生他
日斷直須認取本來頭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古樂府

俠客行四首

英英名姓滿咸秦然諾如山不顧身笑却朱家生
季布猶煩緩頰說他人

目攝荆卿非勇膽錐傷晉鄙可羞顏稜稜怒氣堂
壇上頸血看濺十步間

鞍轡王侯氣若林片言不易萬黃金兩河南北人
無數緩急惟當劇季心

長安城中多車馬日暮相逢杜陵下
半語未交意已傾餘人瑣瑣何爲者

結客少年場行二首

羞爲里巷屠兒飲笑乞侯門
廐養錢意氣相要俱有贈惟將寶鉞與金鞭

埋名都市無人識誓死沙場各自知
一夜五原烽火急起從召募羽林兒

隴頭水二首

奮衿結束事從行只爲邊功輕故鄉
行到隴頭聽

隴水一聲嗚咽一迴腸

鳴聲如刃傷人耳寒色似冰鑑馬毛
此日佳人垂淚憶不知身在隴山高

薊門行

置酒軍中舞又歌雪花偏向薊門多
醉來欲取平胡印報道天驕已請和

涼州詞二首

莽莽平沙鴈不飛馬頭誰復寄征衣
欲看春色惟憑柳柳葉初青春已歸

河西老卒不知秋獨倚營門望戍樓蘆管聲中千里月萬行征淚一時流

少年行四首

寶劍如霜拂陸離半酣調笑擁胡姬傍觀莫問心中事明日殺人應始知

憑陵閭里恣驕橫屠狗吹簫弟與兄探着赤丸先殺吏刀鐔帶血市中行

紅塵一道見飛韁突入青樓倚象牀笑擲朱提如糞土博教紅粉片時粧

百場縱博百場贏萬目窺覬萬目驚壚頭更醉須臾盡不賭金錢只賭名

古意二首

明月弄弦鵲血調清霜劍鏗鷹膏銷掛箭須時聊在服歛芒未試且垂腰

田竇傾移車轉轂蕭朱交結火飛煙楊雄只解耽清淨執戟白頭草太玄

塞下曲五首

日落沙場邊馬鳴蘆笳四起助悲聲春花不到黃

花戍朔氣長懸白草城

人煙斷絕惟看雪關月吹殘只有風遙指胡人獵
近塞居延城北半天紅

拂雲堆上望巖堯火徧秋原白草燒數騎南來鳴
鏑響邊人探是射生鷗

邊庭日日老風沙更向樓頭聽曉笳莫怪壯夫容
鬢改白頭蘇武也思家

層冰千尺壓崔嵬萬里寒陰凍不開回樂風高終
古在但看征戰幾人回

從軍行六首

刁斗聲傳催蓐食平明逐虜過蕭關金瘡昨夜元
戎吮為報閨人哭不還

苦樂軍中日不同錦裘貂帽自臨戎蒙茸介冑生
蟣蟲老向邊亭未立功

狼煙高照羽飛書亭障迢迢北到胡授鉞爭看求
大將勒兵誰為取高奴

畧地欲將青海鄰新開邊境更名秦風沙塞上埋
芳骨紅粉樓中憶遠人

從軍須是問何從莫倚凋戈決陷鋒二師帳下分
金券猿臂將軍老不封

邊塵蔽野飛無定半是征夫朽骨灰每歲將軍臨
大漠幾時天子棄輪臺

出塞曲五首

雙轂親勞萬乘推凋鞍玉勒引良媒長驅直搗樓
煩北虜耳何由掩疾雷

組練千重色似冰隴頭親見將星明烏蛇結陣雲
橫野貔虎連營月近城

銅焦傲卒催先發玉斧分兵逐右賢苦戰三軍俱
飲血誓將性命隕胡天

邊雋分追五單于犬羊擾擾不勝俘生掠降胡偵
竄幕啣枚一夜到狼胥

關山何處不堪愁獵獵悲風塞草秋本倚功成憑
箭鏃寧論情怨望刀頭

入塞曲六首

一箭穿雲虜氣亡牙旗駐磧受降王已勒禪文姑
衍上更將露布達明光

漢帝未央親定賞最奇深入是高勲萬人膏血塗
原草恩寵都歸霍冠軍

卷旆風行掃北平饒歌盡唱凱旋聲白馱載甲三
千萬無數降王繫一纓

七寶粧鞍馬汗朱凱行身着賜貂褕幕南斥斷天
驕帳闕下臨看日逐俘

駝峯盤炙蒲萄酒爛醉親霑陛賜恩金印累累懸
肘後何言兵出是函門

奪取祈連築漢臺胡奴魄喪色如灰邊亭臥鼓休
鞍馬虜過山前慟哭回

烏夜啼

銀漢微風月半陰輕羅繡幌麝煙沉栖烏不曉腸
方斷故傷紗窓啼夜深

銅雀妓

回欄曲檻若平生漳水東流日夜聲不識舞腰渾
折盡西陵寂寞豈勝情

明妃曲二首

君王無計慰銷兵借妾和戎講舅甥幸以香肌當

破虜免傳玉貌只傾城
掩抑琵琶馬上羞未搗玉指淚先流關月猶同胡
地色邊風爭似漢宮秋

紫騮馬

朱汗四垂碧玉蹄韁絲陡勒不勝嘶長安陌上催
花雨萬樹紅英踏作泥

青樓曲

高樓千尺碧雲齊楊柳枝枝到地垂落日少年來
繫馬獨將肝膽與妖姬

秋夜曲二首

多情理素在幽房熨貼頻麝膏火光暗覺手中刀
剪冷不知屋上有飛霜
漫漫遙夕漏聲乾錦柱銀床吹月彈不爲幽思耽
理曲分明怕近綉衣單

采蓮曲四首

畫槳雙雙刺浪渾一江香水蕩心魂寒花綽約將
侔色踏藕輕盈不損根
荷珠覆手濺羅巾約腕明璫扱袖頻並戲莫愁江

墮日相將還待月迎人
橋映垂虹通宛轉波開明鏡照娉婷風前一箭菱
歌斷猶帶餘聲過別汀
碧波深廣愛迴塘窈窕芙蓉映麗粧鳴楫流光開
一道蘂中驚起兩鴛鴦

楊花白

映日因風斜處處穿簾栖箔亂紛紛忽觸美人遲
暮感星星點上石榴裙

江南弄

輕搖弱水沙棠揖橫掛遊絲碧玉簪艷冶相邀春
似海人間花景是江南

春怨

流塵寂寂網窓紗懶畫娥眉貼髻鴉春色不知人
去遠也分紅蕊到庭花

關山月二首

青海風多月出遲關山漠漠鴈飛時不寐征夫俱
淚落何須更向曲中吹

萬年明月照胡天獨向望鄉臺畔圓共看氍毹嘶

馬上海應同閨被綉鴛邊

巫山高

微流懸溜思鳴佩血染丹楓想濯裙十二峯頭自
翠黛至今不斷雨將雲

寄遠曲

遠西遣戍未期回搗盡寒衣無寄媒砧響只憑風
送去邊頭風又自西來

折楊柳

脉脉含情出洞房盈盈結腕約明璫柔條苒苒難

攀拆弱指纖纖那忍忘

七言四句樂府最愛中唐諸家爲有風人之致慕而爲之輒成百首旣成自諷愧不近也惜其旣多未能卽棄今錄數十首以寄宋膳部仲石先生居常自念朽廢無事作此無益徒費日力猶妄謂賢於飲酒博奕不知自有道者視之其爲淫癖殆有甚於飲博之過乎良可愧也旣以自傲請并示吾弟道原使務爲有益勿效吾所爲也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詞

念奴嬌

江州訪王行人精舍

欲問幽人何處尋
紫陌紅塵城市梧竹陰間見數
畝芳園一泓流水室貯蘋霞窓含繡嶺遙憶彼中
是入門長揖只詫客何來此
拂袖便據胡牀滿
目酌接有東西圖史噴玉鳴泉聲號號曾幾臨之
洗耳栽菊待食藝蘭充佩事事遺芬滓
蹇然辭去
即看咫尺千里

滿庭芳

王行人諸子孫出見賦贈

垂領兩髦自綦雙絢滿庭玉樹輝光誦詩習禮撞
布作衣裳應是藍田種玉琢許多珪珀瓊琅令人
嘆何物老嫗生此寧聲郎想當年生日曾試啼
聲定不尋常斬然露頭角恠底清揚休誇封胡羯
末淮南後裔姓名芳君家住雖臨湓浦華胄也稱
王

洞庭春色

秋後苦熱

漱石礪牙枕流洗耳幽意甚深記郎曹朝謁紅塵

撲火相門迎候赤日流金熨盡峻嶒嚴冷面向炎
燠摧殘思不禁非本性但搯將手扳擲下冠簪

一從鑽名仕版謾狐鼠得計甘心咲權豪氣焰能
焚玉石栖巢高突燕雀將燭縱壑遊魚真得性鹿
辭獲呼萃赴茂林瀟灑也任海焦礫爛難勝靜襟

燭影搖紅

江州公署夜月作

翠幙煙銷正虹斷雨聲初歇碧天如洗四無陰庭
院人蹤絕坐見水晶宮闕俄湧出一輪明月浮雲
片片細點輕遮愈加清徹起步循除沾衣玉露

蒼苔滑含情不語有誰知此際心如結靜聽鐘鳴
漏咽把睡鴨爐香自爇更堪江上擊汰人過漁歌
唱徹

滿江紅

觀象戲作

勁馬輕車衛嚴將分明部伍驚小院紛紜角逐軌
蹄無數風雨崩騰呼吸頃烏蛇翕霍推移處鬪危
機剽忽斫休營邀歸路攻與守相制潔奇復正
尤舐悟得失斯須變坐分勝負淝水三千能破敵
昆陽百萬徒爲虜却推枰一咲古來事只如許

同前

夏日書齋小睡作

小午空齋簾鉤乍動微風透湘竹冷簟紋如縠尤
宜清瘦鳥語叫殘恬不寤花陰過盡酣初就側綸
巾掛枕半膏頭全承袖白羽扇未離手瑤塵尾
還在肘北窓人古也而今真又四體化爲蝴蝶
一生都付黃梁餽世人醒是夢却嘲余眠長晝

水調歌頭

春日觀田家感述

蒼煙橫廣野白水滿平川處處郊原雨足剛及暮
春天生長元知土性種植無違農候老少盡依田

勝笠童猶穉携筐女正妍 感吾生底羈束甚纏
牽總爲區區口腹一飽受人憐數畝隰田宜稻三
徑荒園有竹何必大官錢幡然平子興去學有莘
年

沁園春

首夏省耕

綠野泉流青林白土布穀催耕正赤帝司天勾芒
謝令微風送暖好雨新晴田鼓鼉鳴社尊牛飲朝
趨南畝每家傾縱日裏鱗編原陌綺散溝塍 本
來懶拙無能但覺心和與物都平況芟舍觀時幽
禽一嘒油幢張處古木皆榮攘盃分嘗解衣行勞
誰辨是方伯農忙看僕隸渾忘呼唱亦解人情

點絳脣

光澤道中憇古寺作

門掩青山空庭竹影風長掃一溪斜繞水氣香花
草木石幽殊禽鳥傳昏曉誰知道白雲鎖了也有
人來到

同前

再賦

滿院松風溜泉苔壁淨如掃雲山繚繞一徑深春
草洗却塵煩坐裏忘昏曉更何道浮生未了辭去

終難到

同前

堠亭舉火

徒御威遲愁如飛絮紛難掃思隨路繞滿目迷芳
草乞火空村巖谷人家曉容易道一食便了此路
仍須到

齊天樂

送陳武舉

鷄聲喔喔催難寢橫戈況是危枕裹革雄心封泥
壯畧肯近宴安毒醜英軀滿仞漫李廣多奇季心
藉甚報效願知腰間七尺寒光凜紫駟驕汗血

浸市墟垂柳不顧嬌姬似錦六郡良家五原健子
結約好同襟袵頻摩雪仞待星斂攬妖障銷烽祲
印紐盤螭在明光醉飲

同前

送曾武舉

廟堂北顧思安寢西戎亦未高枕募勇懸金招才
刻印志士誰甘懷醜關山百仞任隴水歌殘陽關
唱甚馳心朔漠目光電火毛霜凜重函水耀波
浸千金買馬裝出一團桃錦屬鞬魚腹帙鞞象珥
踞偃寧論茵祗何須血刃只啗啞生風指揮褰浸

瀚海禪餘斷胡兒馬飲

洞庭春色

端午日與客臨泛

令節繁華少年遊冶都付馳波但對時佳興同人
情話因物成趣與衆偕和筠竹綸巾隨處好况浯
渡橋頭水正多須知道吾生行樂耳請勿言他
方舟遲日徐動何用喚紅袖青蛾有踈簾清簟瑤
微玉塵閒看鷗戲偶聽菱歌耳目塵煩渾洗盡救
到手行杯估放過傍人笑問平生斷飲此日微醺

破陣子

觀競渡作

急勢爭時澎湃平瀾擊處崔嵬正遠驚看龍乍起
漸近微分鷁兩來遊人方滿崖進退斯須難失
離合毫髮相乖聲竭還憑餘怒賈力盡猶能作氣
催

同前

兩兩行舟遍出紛紛擊水先馳角進不辭鳴擢疾
患失惟防疊鼓衰長雄偏乘危競跡浮漚共盡
囂心落日俱微辛苦伏波下瀨戰喧赫龍驤南伐
師算來都霎時

滿江紅

春日雨中戛樓作

芳草連天登樓目不堪勾引陰漠漠遠山如近欲
明還隱楊柳柔絲千萬縷染煙援雨清無盡着紅
英滿樹洗逾鮮胭脂潤 馳驅驟流光勝柴門閉
誰問訊感時兼傷病朱顏潛損本擬銷憂憑騁望
番因望裏增愁疾曲欄閒倚遍寂無言春應恨

同前

見落花作

百舌催春山人聽慣都忘記時出戶有飛花點輕
沾衣袂走覓西園紅艷萼離披狼藉紛盈地尚枝

頭半簇看垂落留無計

風吹起嬌還墮泥蹴後

香猶細日暮兼橫雨幾禁凋瘁蜂蝶闌翻如共語
欲辭却戀渾愁思燕來啣一片觸雕梁顛仍碎

同前

黃東石辭山西大叅賦此勉其出

晉水閩山問何事偏鍾吾子要識天為斯世付君
材美壯志平生應不負明時有主方如此忍徘徊
故里戀衡茆懷桑梓 古冀域今殘矣全晉地民
勞止正倚人整頓解懸思治六郡籍兵邊未靜四
郊多壘臣當耻豈商量富貴效時情相曉詭

同前 黃東石大叅辭官治園賦此嘲之
妙畫雄籌不持去經營三晉何錯計歸占一畝為
園旋墾薙穢施將擒虎手鋤荒使了游牛刃更踰
涯可笑枉勞形空遺鏹 勾土脉知躁潤節人力
明慢繫此事雖微漫偏欺踈俊偉幹元非嘗蘆口
榮名豈有畦蔬分我已稱老圃未容君輕來問

水調歌頭

春日病中

春意撩人甚強半病中過當門五柳應變嫩條成
脩柯芳草微微如縷黃鳥關關向巧寧管老維摩
琴尊階前織睨睨梔邊歌 眠挾冊吟擁被懶人
魔經旬匝月髮亂廢櫛若蓬科折簡鄰家難致投
刺填門不答坐此召譏訶不信先生病其柰世人
何

同前

夏日病起行園

伏枕不知久起視後園行踟躕滿目物色變態若
為驚竹節過墻數石藤蔓綠枝幾丈不覺目前生
黃鳥音已澁蝸嘒響皆盈 聊植杖間抱甕有餘
清平生陶令曠達趣向涉園成潢潦萍浮戲鴨籬

落蔬榮引蝶即事愜幽情莫遣童兒曉吾欲學於
陵

同前

夏日課童治園

外物都無累口腹豈為謀不勤四體恐被荷蓀丈
人羞澆沃先明土性早晚尤宜氣候種植譜曾收
甘苦分茶薺薰臭別荃蕕 鑿柄銳臺笠博輓轡
適雨沾煙沐日出而作入時休實顛元因枝王葉
茂須從本壅此理默堪搜老圃真吾矣只媿不如
丘

洞仙歌

黃後溪招飲江樓陪黃東石

浸天涼影見樓臺翻倒斜紅日低涵照怪魚行不
度龍睡乍驚都錯訝人在水營遊眺 朱欄閒凭
處炎霧疎煙千嶂飛青被籠罩似高髻脩眉翠黛
輕施遙相對無情更惱看如此溪山迥良儔却故
絲樽停早花應笑

驀山溪

夜月移飲橋上

碧天如水浸一輪明月暑氣驀消殘更江水涵空
瑩徹河橋携手清興有誰同蘇赤壁庾荊州許把

襟期說 天邊遠響知是漁歌發乍急復悠揚趁
微風似往還滅平生鐵笛掛肘不輕吹聊一弄兩
三聲玉露森毛髮

臨江仙

飲罷歸來得病自嘲

山澤臞儒枯到骨何曾大嚼深杯今朝伏枕不須
猜蛇懸弓壁上羊過菜園來 掩袂自譏還自解
亦知口爽生災故人高會喜追陪疾多寧為肉病
至不關醅

水龍吟

端午日擬出遊因病不果

一年佳節逢端午吾土隨風成俗糝場剪柳龍舟
競渡遊觀相屬巷斷居人喧闐總在城隅江曲顧
閒身處世隨宜消遣何當跡卓形獨 荏苒扳邀
騁逐戒家人買車脂韞維摩慣疾抱痾依舊蘭湯
懶浴翠艾搖新丹榴吐艷空照杯綠却在嗔線縷
金絲宛轉把人纏束

念奴嬌

夏日過翠軒避暑作

滿城煙火向何方逃遁歎煩毒熱却在人家藏此
地森翠都無六月聳禮留風抽篁結靄恍惚行林

道藏文集 卷之三
樾一番新雨洗成藍影寒潔 坐令羽扇閒拋擲
纖絀莫御衣冷思求褐赤脚層冰何用踏短壑青
松休說百事無營千般不管只有書難撇從今借
榻日携數卷來閱

減字木蘭花

病中聞溫古榕有疾作此

奉訊

閉門過夏落盡紅英空蹂籍却訊同心報道傷春
思不禁

相離幾許寂寞多時違笑語可惜年光都為奄奄

伏枕妨

平生多病頗被親知憐蹭蹬此妙休傳不是同人
莫與言

閒情滅盡恰似炎灰寒了燼只有情思收拾神靈
總入詩

踏沙行

有自東湖折得荷花一枝
來者以小瓶貯置書室終
日坐對愛而賦之

綠水搖空東湖岸淺芙蓉弄色晴霞暖一枝誰折

蓮華文集 卷之三
到空齋香從十里分來遠 花似多情於人眷眷
不愁辭藕餘絲斷朱顏解自領薰風疎簾鎮日爲
高捲

同前

綉幙堪圖玉壺宜貯尤須華館深深處瓷甕甕牖
小茆齋如何留得傾城住 雕飭都刊天然態度
真成君子雙賓主閒心幽韻兩相看東湖不憶來
時路

臨江仙

夜來秉燭觀一枝蓮賦

白日名花看未足故將銀燭高燒小屏隱映絳光
搖微明如妬艷半暗益生嬌 斗轉參橫深院靜
佳人與永今宵爐煙細裊罩生綃無情空意惱不
語自覓銷

浪淘沙

瓶中一枝蓮謝惜而賦之

一片稍辭枝陡見離披涼風入戶遶牀吹恰被輕
塵相侮得飛沈紅姿 三嗅獨愁思恨不開遲開
遲也會有凋時急拾餘香三兩片與對金卮

蝶戀花

又賦

小院朝來看索寞瓶水痕消花謝紅粧薄芳草飄
零何處着香魂撩亂無栖泊芳意香魂應不惡
總在東湖也到今時落落在空齋猶有託幽人肯
把佳詞醉

滿庭芳

詠小院芙蓉

題鳩新聲羣芳乍歇有誰獨殿秋容娟娟靚好一
種木芙蓉色濯瑤霜發秀金風勁真態偏濃柴門
閉簫間簾戶幽意對芳藂紛紛池館地遞蹊倚
徑笑日披風醉心與淫眼觸汗仙丰最是幽人共
鍾

賣花聲

諸公過賞芙蓉卽席勸飲

美酒斗十千更對花前芳樽肯放手中閒起舞酬
花花不語似解人憐不醉莫言還請看枝間已
飄一片減嬋娟花落明年猶自好可惜朱顏

好事述

賀曾慚溪得孫

瑞色滿庭前玉樹新開一葉和氣氤氳歲久始向
孫枝泄慶門種德合生材定與凡兒別他日我

來摩頂笑爲太翁說

歸朝歡

月夜懷丘集齋

不見高人頻掛想况對花前明月上花香月色奏
芳新高人不見誰爲賞豈少人來往輸心寫抱難
爲強月似多情兼作意故向愁時朗 星低河淡
天簫爽入戶窺窓偏惹憺欲邀明月影成三手中
無盞徒爲兩亦有牀頭釀瑤瓶辜負金樽悵遶空
階又行又坐草際喧蟲響

西江月

詠芙蓉

雨中芙蓉

急洒端爲洗垢輕飄故爲勻粧亭亭仙質占秋光
掃盡妖淫儀狀 弱骨疑寒益峭朱唇帶濕猶香
神游夢作雨雲狂不到荆襄臺上

月中芙蓉

寶鏡香奩正展銀鈞簾幙初收佳人顧影愛嬌柔
獨整紅粧新就 皓魄團圞敵面金波瀲灩凝眸
三星歷歷掛簷頭似惜芳期難又

霧中芙蓉

欲擬烏紗則淡將摸翠縠尤深重重裊裊罩清真
別是一舂風韻 遠睇其如不的迫看又恐逢嗔
盈盈脉脉好愁人祇隔些兒難近

霜中芙蓉

燿熠偏增淑態晶熒直逼明姿銀缸高照最相宜
撩得芳心難睡 影閃虛疑態去光搖錯認嬌隨
中宵竟蕩笑貪痴枉被無情勾引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序

○送尊師易愧虛之任夏津序

古之爲師弟子者其爲學易明而爲名易成也其
固不苟然者乎其業門也專其守論也篤轉相
誦述不敢改其師說及乎臨位從政惟師之知崇
臨位而不可受曰吾師之未達也吾何庸先焉從
政而不敢廢曰吾師之所教也吾何宜變焉是故
其師之傳益以焯烈推衍而著於人因以貴其身

此其學之明而名之成也豈不易哉漢施讐之於
易也可謂深矣不有張禹魯伯之徒爲之推明位
必不至於博士業必不得立於學官丁恭治春秋
雖寢已進用然得承官樊儵以爲弟子而其位始
尊至於鍾興之受爵曰吾師丁恭也而恭卒以侯
桓榮崎嶇草澤之間名不聞於州里身不齒於庠序
何湯一言卒爲天子師是三儒者窮經懷道爲世
表皆以其徒顯身榮當朝名列載籍可謂盛矣蓋
昔者孔子之欲仕也旣以子夏先之又以冉有申

之聖人之盛也其急於得位也則有所用於其徒
况其下者乎然則漢之諸儒所以事師亦不謬於
仲尼之教哉嗚呼如吾師易愧虛先生者豈有讓
於古之爲師者乎先生學必尊乎聖人論必攷之
前經孔孟之誦不絕於口宓姬之文日惟於心晝
坐宵興不知日之出入星之殷正也微之乎圖書
之奧著之乎筮占之法賸之乎物宜之象深之乎
性命之情老儒皓首而未通後生拱手而不議莫
不尋繹敷暢辭瑩義精虛而來者實而歸蓋虛齋

蔡氏之易盡在是矣以先生所就當漢之盛高可
以取師傳侯相次亦不失補郎吏立博士今乃沉
晦棲遲所遭若此嗟乎先生之學旣以不愧於長
卿子然矣而其徒廼無有能爲禹伯宮僚之事者
則是門人之罪也某頑鈍鄙樸學不足以取容於
世心有餘而力不逮徒知守其章句不背師門覩
先生之在下位碌碌無以自效於先生之行愧發
于面莫知所言復忍恥而述此者將以貽於同門
之士庶有聞于言而奮者他日或侍經 帝前從
容爲上言曰臣師誰也先生必得大行其所學亦
如桓春卿之歎曰何仲弓之力也小子亦可以釋
愧也夫小子亦可以釋愧也夫

○陳氏族譜序

大哉聖人之德何其流遠而能被也予觀左氏春
秋至於楚復陳田氏專齊之際蓋知之矣夫靈公
之淫虐懷公之昏亂宜足以隕世絕枋然莊王重
違一言去疾欲和諸國而午吳遂仍百乘之邦田
完畸崛竄邈之臣束身入少皞之墟桓公禮而命

之惟恐不及辭爵而爵至及其後嗣漸持大政謀
國而國得夫以史氏之論能推德於百祀之先而
卜者之占已定昌於五世之後然則午吳敬仲固
已篤基於厚積之豫而承福於時際之期豈芊旅
之所能滅申叔時之所能興小白之所能爵而平
仲之所能謀哉是知大舜之德其流遠而能被如
此善乎史趙之言曰盛德必祀而知陳之未亾可
謂篤論君子也而又卜其世數則近於瞽師之業
矣夫媯越不能免之於楚而成子復得之於齊史

趙之言不已荒乎蓋亦近於瞽矣嗟乎以舜之德
而不能使商均及其身以有天下而胡滿能得之
於周室之封靈公閔公據國而失之成子乃能興
於異姓之域然則聖人之德受祚于天者固萬世
如一日而迎休倡咎後世各以類脩事之得失顧
不以人哉今戶部郎中陳君朝發於神明之胄績
業勤行自致其身於世其材具德美足以躋崇登
顯若操契在手數齒而責償也君筮仕佐郡以至
秉國之賦敦慤敏給仁心爲質運知無方德以躋

其才恕以弘其察然乃加意於人倫爲譜以明其世以合其族而又慎於系續考其所知以著其信而不爲誣皆不畔於聖人之教盛德之所從事也吾非瞽史不能爲興廢之占然明於君子之論有德則興當在於此他日君訪於歷山之陽灤水之陰有治詹尹之術者操筮以問之其所以卜陳氏之昌當不在五世之遙矣

免錄湯公家集序

余昔備員禮部祠曹主事最後稍遷吏部司封郎

中祠曹職主大臣祭葬褒謚之典而司封職議贈錄之恩大臣以天年終者則有司以訃而其妻子自陳乞祈恩者爲多事下二部二曹職之故凡死者之功狀名行皆得預聞而論之祭與葬載在制令有品級等差凡訃至者各以其階得之至於謚以易其名贈以榮其終蔭以錄其後三者則不可以易得吏部禮部尚書摧覈死者勲賢名績表表可告于上者然後請之或請而輒報罷者又十二三此其大致也自余叨歷二曹前後僅六年耳而

選屬文集 卷之十四
四方大臣計至者不下數十人噫何其多也中間
勲賢名績赫然著於世爲國家寵重不獨以其官
尊顯蓋十數人焉余每與寮長貳道之未嘗不拚
泣長歎也蓋所謂大臣者皆其踐馭之久積累之
深以成其名樹其望致位尊顯可謂偉然一時之
盛而宛然以死是可歎也况夫所謂勲賢名績赫
然著者或小用而終屯或避讒而自引或難合而
易退其去而老于家也縉紳咸倚以爲重幸其未
死而冀其復收 主上好賢求舊將旦暮召而起

之以共理興化而乃一朝忽然其可悲悼豈一人
生死之間耶嗚呼若故大理卿沂樂湯公者非所
謂勲賢名績赫然著者耶公之操行脩潔純懿足
以當史氏之議而無所愧其中外之勞伐若寵以
榮贈而恤敘其後昆亦有以稱之而不爲浮直以
一青被廢妻子徬惶不敢以聞于朝非惟不得其
不可易得者而祭與葬之合於制令者亦不蒙秋
毫之恩是不爲可尤歎耶公之位不滿其德用未
究其所長評刑部之獄一不當 主上不勝慎刑

好生之仁以爲失職怒而黜之固非有大過得罪
於上也當時與公同以獄事被譴大臣不下數十
人主上仁聖慈明惜老成棄舊過蓋十數人者
已錄用其一二無所疑滯然則公之始終固已暴
於上心亦旦暮將召而起之者而今不幸死也豈
非命耶公之孫世賢集公所爲詩文若干卷將梓
以藏于家余受而讀之因謂世賢曰夫公之赫然
著者固不待文而存也然公肆其平生之餘力以
發於聲律文字之間又深厚有體而極其思則斯
集也世將寶而傳之豈特可藏之家而已哉惟公
之存不假於文故余敘公之集亦不詳於文而戚
戚於人之云亡庶后之有志之士欲論世尚賢者
於斯言有考焉且以致予之所感云耳

免孫雙溪杭公詩集序

自予結髮登朝則知有所謂杭雙溪公矣去年秋
謫判常州謁公於義興之第因拏舟泛東溪訪張
公善權二洞由西溪泛舟而旋于時山明氣肅霜
落水清相與把酒賦詩以爲至樂始予以公年高

心身中
少如海志
杭公

長者意其倦於杖屨之勞然公顧健步善升足之履也無所擇而其移若翔據高臨下憑曠以望遠指顧揮斥蓋察見秋毫之末而接乎飛翼之所入其高談闊辯扣之而應酌之而不竭若鐘發而泉出也予廼歎曰公真所謂僊人耶何其氣厚而神完也夫昔之爲詩者莫不憂幽怫鬱滑和搖精至於嘔肝喪魄猶不能工今公之神氣其厚且完如是廼以能詩成名於世豈不難哉公曰夫所能詩者豈誠使人攻苦勞極至此哉亦各隨其才量之

所得而發之於性動於其中觸於其外固有不得不然者耳故吾之於詩少而習焉久而專焉老而篤焉然足以爲吾樂而不能爲吾困也因出其集若干卷示予曰君其爲我敘之夫以予慕公名積於十年之久一見之未能今乃得從數日之遊與聞一言之教又得讀其詩而託姓名焉豈非予之大願哉予初入縣至義興入其境顧而美之曰此非吳地與何其風氣物象不類吳中也及其縱而遊之益以得其美焉其山水之勝者往往幽邃而

曠遠明秀而靜深至於草木泉石亦皆發色含氣而有餘光與夫澶曼綺美腴衍而澤麗者大不同焉予愛而異之意必有魁奇特拔之人應而出者以鍾其美而圖謀所志祇著其爲幽人隱士棲遁之所宜予疑而不能察也及讀公之詩乃欣然得曰所謂魁奇而特拔者其固在此也夫公之詩雖製裁錯出律調不同歸之嚴整雅健體高而意正音舒而節越有前世作者之風無有乎嫵媚之習粉澤之飾豔妻蕩子冶遊滛託之思不奸於中誦

其詩不知其爲人亦可想見其爲美士君子也此豈可以強而致哉蓋其所鍾者粹而所用者弘故能成其名而無所汨亂於神氣豈與畸窮憔悴之士同日而談耶始 敬皇帝時治化熙洽士大夫爭以名行相高天下敦龐無事士者樂於閒暇而有和平之風故得大肆於文學其時北地中原江左卓然名家殆數十人江左則徐迪功郎禎卿顧中丞公璘與公爲三人迪功仕宦最窮而早死二公獨老而大成享遐齡至大官歸焉爲江左風流

之宗其清德偉望宜於表民用世雖退而老於家
將必有待而起何其盛也予自毘陵入爲留都戶
部員外郎持謁通於顧公一見而驩因以論公之
詩之言質之顧公曰是也遂書以復于公爲雙溪
詩集序

○鳥鼠山人小集序

昔季札觀周樂至於秦風知其聲之夏也卜其將
大歎其爲周之舊其大也已信於他日矣然觀車
粼駟鐵小戎無衣之詩蓋戰鬪殺伐之習胡云周

之舊也彼皆負堅操銳之人發乎性情播爲音節
莫不有賢士名卿之風於此見文王周公之化之
遠而詩之爲教亦弘矣至於專精果毅敏於有爲
而不媮則深厚之水土不爲無助自秦之大也邠
岐豐鎬之間率謂之秦而故名秦者則西傾朱圉
之所表汧渭之水之所從流也由周以來至於今
涵育震發宜不陋於非子秦仲之時而風未有聞
於中土其蓋疑焉迺今得讀中丞可泉公之詩中
丞於詩甚宏深其不能測窺而知其爲周之遺也

深厚之意於是乎生用其專精果毅之力致之於學漸服文王周公之教文以澤其質律以諧其音彬彬乎何聲之富也夫風者物之所由動也故或萃或散故有衆人之風關乎一國亦有一國之風繫於一人以衆人繫一國者其觀也於人其上也於國以一國繫一人者其觀也於國其上也於人今有欲知秦中之盛且美者舍是詩其何觀而公之位望行業將益光顯於時以昌大其聲也必於是乎卜之其南方之鄙人也不足與於大風之觀

竊嘗從事先生之教學周之文而得其所遺蓋歎周道之不亡者微矣俗學溺焉而不談談者又陋於爲詩曰無與於斯文也嗚呼其不達於先王之教周之所遺者宜乎微矣於讀公之詩幸周風之猶有存故本而言之以廣學者

免孫田間集序

豪雋倣儻之士勇於蹈古人之奇節而忽於習末學之細行世之論者以繁細爲賢員規方矩引度繩墨則彼不能周折約束於其中何者其心有所

好而氣有所挾也以其不習於細也蒙世之論批
抉排斥至失其所然且不悔不為奪其所好沮其
所挾如是而後謂之豪雋倣儻之士予往時聞濟
南劉函山先生者豪雋倣儻人也其遊於世之迹
則屢擯而稍進一進而輒斥予謂其於末學之行
未習也及熟於濟上之相見先生固務立大節而
亦不忽乎細然竟以見斥豈非其細者不勝其奇
乎好而不得泄則怨挾而無所試則怒怨與怒交
於中於是有刺譏之微言憤懣之大聲亦其勢之

所然豪儻失志者往往蹈此終為學者所持以固
其論有所長者有所短歟劉先生田間之詩又何
其平也酬酢斯人鏤琢群品以發其藻達其思不
為疾世諛俗之言游於顯者而非有羨也與庸眾
伍而不為流也怒怨之氣不姦於聲甚哉聲之出
乎心而不可矯也寶所好以足已則不必有泄而
心廣忘所挾以順物則無庸於試而氣和予於讀
是詩也知其必有所以出之者矣衡門之下考槃
在澗皆賢者不得志於時獨處而歎已之詩也和

平之聲今可誦而繹也彼不云乎永矢弗告嗚呼
彼其足以自樂者不欲爲人告也而又何怨與怒
焉故予讀是詩也將問函山之樂如何其毋靳焉
而不吾告也

○方伯楊方城先生考績序

古之君子出而有爲於世者雖其負兼人之材擅
出世之寵必宜之以天下之功然後可以夫行於
時不疑於衆其作而任大臣之事也論有發天下
之至難而辯博健敏之士不能傲之以所不知事

有變天下之至安而者老遲重之臣不能侮之以
其未試非材寵之盛燁赫耳目功之所積誠白於
群志而當其心也功之所積非一日一職之爲也
盤桓之久踐更之多勞有不可勝而精有所不能
習而挾材者忽於俗務有不屑之心居寵者憚於
苛文有不安之志故功不得成而衆無所見蓋亦
有作而任大臣之事者矣議出於廷而訟聚於表
著之位政加乎民而毀盈於道路之言豈非傲之
以其不更之知侮之以其未嘗之爲乎今山東方

伯楊君予所謂負材擅寵而宜之以天下之功者
其人哉始君釋布衣離巖穴濡墨操筆於天子之
前天人之學儒墨之辯王伯之畧橫馳旁擊浩若
江河 今皇帝親爲覽嘉賜第第一一而屈四方
之士舊學失色同進關口屈伏歛避以推高天下
莫不聞其名優游親近侍金門而上玉堂材寵之
盛無與爲伍及乎懷印去國周游諸路投煩畀冗
無有不屑不安之意介於其中出不窮之道以應
物教興於陳宋鄭衛之墟而政達於三晉之境其
最鉅且久者則在山東以地計其廣狹則吏之專
城而處在所裁督而臨長者以數十百以人計其
多寡則戶之食土而育在所收附而蕃養者以數
千萬莫不稟政受事畏義涵仁於陽開陰闔之下
而委曲纖悉幽詰細綜極其勞有細人之所不勝
而居之以不倦致其精有小史之所難習而察之
以無遺宜人之功較然暴著作而任大臣之事固
有日矣異時聞有發論行政於朝人莫不得其心
而無間於口者非楊君也耶昔董仲舒賈誼有其

材矣然不獲其寵公孫季有寵且有材而不有其
功故南越設難策屈於買臣弓弩創禁議駁於吾
丘鹽鐵興事言黜於桑孔所謂智受不更之教而
爲蒙未試之侮者也宣帝之於望之方其談經獻
議之日已識爲東海蕭生以其問學議論持重有
餘屬以爲相然且馮翊之行再於平原所以嘗於
事而見功也明主所以用人旣微之又章之其道
如此而交楊君者乃以居外之久爲不遇於上豈
非感歎望之在平原自䟽求入其爲馮翊也意不
自得復以疾引至勤非有所聞之諭而後達是臣
主猶未相得也楊君受上之知以其身爲天子使
無左右而不宜不爲幾微自失之意作於中而見
於外臣主之間兩喻不惑何其盛也君其竢哉上
方圖君之功矣

免錄 賀山東右使劉南泉公拜左使序

有殊世之才而器不足以受則不可以大施才之
用也有地器之受也無方以無方運有地則無施
而不可一謂之毛羽有決起及槍榆枋而控於地

而有培風負天而圖南溟一謂之蹄足有敝策傷
吻日不踰一駕而有頓轡踈足移晷而馳千里人
之智力有察幽眇於須臾而或時日之久不能見
明猶有應艱大於倉卒而或安常之居不能綜細
易才之相去若是遠也智足以察幽眇力足以應
艱大如是而謂才矣然其始接之也鮮或不疑其
猝值之也鮮或不驚不疑不驚而應且察之矣其
既成也或鮮不矜見人莫予若也或鮮不伐乃能
不驚疑於始而無所矜伐於後如是則謂之器其

定也不可易其虛也足以容所以用才咸適乎張
弛之宜而中乎闔闢之度故無不成之功迺往以
觀久矣中人之多而殊才之寡其果有殊才也則
必有殊用官不以資敘祿不以勞進蓋天之與之
者甚難世之須之也甚急豈宜與中人者計資而
敘程勞而進也往予立朝則知有西河劉南泉矣
始公舉於司馬之屬出謀發慮佐尚書之政議於
堂皇之上而得乎邊圉形勢之便將帥用舍之宜
人不知其出於郎中之畫而見爲尚書之功其爲

郡於開封也寬猛之施若水濟火宗藩之重不能
狎亦無所致其怒豪猾屏於市肆而細民自得於
蹊谷田井之間監司部使者頌薦交馳未嘗小見
施施之色劬劬終日忘其太守之爲尊所謂殊才
而器足以受宜莫若公然且周旋中外盤桓蹈履
資之所積勞之所效與中人權量其錙銖尺寸鴈
序而進以身勤職二十有一年矣而始爲左使於
東藩其用之不謂殊也予謂雖有殊才大器而使
御未信之民理不習之政亦未可以遽得志當左

使之方虛而新命之未聞也數十百城之佐使長
吏莫不思得以爲長百千萬人之衆莫不思得以
爲牧其信於民也如是財賦之計邦鄙之籍水泉
土田之政師旅徒役之事則右之與左一堂而治
者也以無方運有地而治旣信之民已習之政吾
知公之功德將益明光於東方而殊用之且旦夕
至也夫左之與右固耦置而敵任之官也右之爲
左特去此之彼之間非有晉秩之寵增祿之富也
而諸公僉以爲公賀其固爲斯乎

大德記
象不淺但
未去王君
之視陳君
之視是如月
也

○贈憲使陳中川先生之任汴藩序

余讀虞書至於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之
文想慕其肅讓和穆之美竊見古人仕不忘學而
進德於在官也夫六德之多固三德者之所少三
德之有或六德者之所無彼以其多寡有無相師
而日益焉則古之君子蓋未有不全於德者矣然
猶於服采在僚之日得之其職事之交勉踐行之
相觀精神之感而心術之示急乎治已而幸於近
人樂得於所事而憂其所不至莫不忘其身之所

有審乎位之可居和穆播而爭戾不生肅讓之興
而妒媚之去亦其固然也今之士者多儀密節趨
走揖拜之度之所驅束苛文峻體簿牒程課之責
之所侵加其繁難習而其變難遵也則夫職事之
所勸率踐行之所切摩固已淺矣而利害得喪愛
憎毀譽足以陷溺易誘之心攻奪未定之見者又
不勝其至前傾危之俗成嫉妬之機長所謂精神
心術之相感示者不復可見故入官之途爲喪已
之階名位愈極而形軀志慮棄壞方盡嗟乎今之

所以進人而用之於邦家以責其亮采浚明之効者固非夙有日宣祗敬之實者也。所以損之使不得成又若此。宜乎成材之難而有志之士深病而欲逝之也。余少未有聞而早從宦方圖進其所學又恐恐然有今之憂其來赴齊臬也幸而得從諸君之後諸君皆今之賢者而陳君獨爲之長其賢尤爲諸君之所事陳君之德余不能列而稱之其積之也厚其發之也時和平中正視虞書所陳之目其不備者亦鮮矣余朝夕事之扣其所積察其所發求所謂和平中正者擾其偏駁拂戾之氣矯其背馳沮迂之行德之多寡雖不敢庶幾亦將自是寡過以免於戾蓋不越夫儀節文體之間而所以勸率切摩者不爲無助至於精神心術不暴而可喻無間而易知足使傾危嫉妬之夫聞之而愧雖以余之愚君亦辱有取焉顧相從之日淺遽去而不可留也不能不致恨於奪余所師而介然于懷諸君之事陳君皆爲已久其情益篤其趣亦不異於余也於陳君之行咸謀所以贈之以泄其不

惟覺口急也
必不輕

或於左菴
以不世
意

孟子曰夫仁也
一身能之而已
以此為可也注

忘之思余於諸君齒最後宜任執筆之勞也故述其趣之所存以明諸君之意其所眷眷不能釋然於茲別者非昵繫之私因以告夫豫州諸君子使知所事且勉夫有志之士欲求學於仕者知今之為僚者猶有可相師以有成如余之所遭無所用於病而逸之也

○贈別王在菴先生拜官去齊序

學之不明而道之不行也非夫蔽焉而不講置焉而不為者之為患而講之而不篤為之而不力者之為患嗚呼彼於聖人之道既曰講之為之矣夫亦不篤而不力焉耳而卒以患道者何哉負之以莫大之名而莫揜夫不繼之實則叛者之所從生誘人以其異趨之景而自見乎不能至之形則怠者之所以益固士之矜車薪之火之功而富於莢稗之用者反足以自安而不遷率天下之人樂他技之攻甘背大道者非由此也夫今之為士者少而誦聖人之言資之以文其身而得志於時効當世之務從有司之政復治聖人之言不舍焉蓋鮮

通鑑文集 卷之十四 三十五

矣而講之爲之者又以不篤不力爲道患聖人之
學其終不明於今乎非卓然有志確信不惑者何
望焉吾友王君在叔生於絕學之後流俗之中慨
然以聖人之道爲己責行足以信其言故講之也
篤識足以致其勇故爲之也力章章乎有可繼之
實必至莫禦之勢不爲崇峻乖異立己之名而示
人以景是非卓然有志確信不惑者歟破叛者之
口作怠者之心相與舍他岐而遵大道豈不在吾
在叔予以是知正學之可興而賀吾黨之將盛也

聖人之學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世之不易非惡
而禁之也在我者有不可變焉耳名之不成非辭
而避之也在人者無得而稱焉耳七十子之徒若
由賜求赤游夏諸賢各以果藝敏達禮樂文學成
名斐然日章而仲尼獨許如愚之回曰未見其止
如以其可稱也則是諸子之進而顏子之退也嗚
呼孰知夫諸子之所謂進乃顏子之所謂退也哉
耳不可塞目不可揜口不可閉手足不可格接而
繫維也四者之非禮而皆曰勿之視聽言動焉天

干之物固有不能于吾之聰明而亂吾之聲氣者矣。道之可以跡述而言効者，乃形氣之末而非精微之用也。而欲一二守焉，恃以無變於世，鮮不爲所拔矣。道之在天下，非一二人而有之也。在叔其烏得獨講而獨爲之乎？然則予亦安能妄言之而諸君亦安肯妄聽之乎？故書以贈王君，因以自勉。且質同官諸君以爲何如也。

贈雍里顧先生視學河南序

古者天子諸侯自國以至州里，莫不有學。自司徒以至比黨之正，族鄰之長，莫不爲師。博置而嚴選，事進而任恒，其立之爲師而以道得民者，皆其父兄長老所與同。溝遂川涂之人也，耳目便於相接之親，志意發於時觀之素，其術則別之以詩書禮樂，其德其行則一之以智仁聖義中和孝友睦婣任恤。習於口而被於躬，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滌諛之言，奇袤之行，無由出於其間。凡可以爲天下國家之具，必在於學士之由學而出者，皆可以爲天下國家。非必上智大賢，苟不至於下愚不肖於道。

皆可能而知也雖設爲不率之刑有嘉石之坐以起愧遠方之屏以見辱然蹈之者鮮矣由今之道則里鄰之長以至都邑之吏有得民之任者其職不主於教而詩書之業獨領在學官畀之甚易遇之甚卑天子所遣視學之臣持憲而臨督之者分道而處屬城滿百則古者公侯伯子列爵而守之國者數十也學者之多則司徒國子秀選之士不逮其什一也色貌不詳於目聲音不接於耳其所爲教不得不倚於期命章條而去古已遠無復於

先王之教法禮制自拜揖坐興絃歌誦舞盡出於簡陋之習歲試月校不越乎方尺之簡十百千言之篇道德典常之大脩身以爲天下國家者棄而不治邪說詖行淫於耳而詭於目無畏於見距而方盛於有述其爲苟且繆愆如此而望士之志道豈不難哉悼世君子往往議於更制定法然法終不可定而制終不可更所謂教與學者又未嘗一日廢於世法與制之不可復而教與學之未嘗廢則苟且繆悠者徒相循於無窮嗚呼先王之道行

於教法禮制而其本出於人心非能作其所本無
揉其所弗順也不反求其所由生而致咎於不可
必復抱空志而忘實功是使豪傑之士無由興於
文王不作之世也今之君子有化民之志者可以
反其本矣吾友雍里顧君中介而外溫行峻而氣
和志於拔俗追古見可而後言擇地而措足與之
居久不渝乎其始而外無有飾於其內予雖欲求
其間以致忠告効他石之攻卒莫能得其疵也奮
乎百世之下而興於文王之教若顧君非所謂豪

傑之士歟其往視於河南也汝鄧鄢謝則文王所
化汝墳江漢之域也河朔黎水瀍澗之間則周公
所營以定殷之遺孽庶頑也方當盛時德之所刑
足以變滛女頑夫故閭巷之游女有不可求之思
逋播之衆式化于訓以有可彰之善及其衰也則
征於鄉而群於庠序目爲秀選之士者反不能有
成豈其性然耶嶽神河靈厥產維良必有豪傑之
士克承顧君之美而興者顧君旣以所履之素暴
於人之覩聞起言前之信乃始爲之闡明正學開

其不慮之知使各得其本蓋有者未嘗可亡順者不假於彊則先王之道其行且明也必由土中始予於顧君之行卜之矣夫樂見斯道之興而致願於吾黨者是予之心也其身之不能而以口勗人是予之罪也夫

丁酉同年序齒錄後序

丁酉山東諸士既舉于鄉相與序齒而合燕焉志好於錄以示不忘禮也諸生奉而見予請序其後予進而告之曰昔唐虞之世岳牧布列著濟濟之

美有服在僚莫非亮采浚明之賢然崇伯以嗣興之跡加於舊耄立乎九官之表向之僉詞而舉其父者咸詘於其下孔子教於洙泗之間四方學者斷斷如也蓋身通六藝者七十人於時顏回爲最少孔子獨推許之嘗欲貶已以爲之宰雖七十子者亦瞠乎其後遜焉而不敢伍同門之士第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以自科別則回爲之首豈是齒也非所以議於道德問學之間耶舜之譽禹也明其不矜不伐之實以爲特懋回亦退然如愚以若

無若虛見贊於友彼岳牧之長者勸於取善日宣
日嚴而由賜師商之徒惟聖人之信篤於共學舍
其吝驕故虞廷之治謂之至和孔門之學謂之大
同而禹顏之德謂之至讓其先人也以之修己其
足已也以之天下人德之多寡勉而相師年之長少
忘而相友是聖賢之學而古之道也古之告人者
誘其所未至而不襲其所已知是以能開導而增
益士之以文薦於有司則固有名籍矣二三子知
文者之可資以進身而不足以立已故畧有司之
籍從鄉黨之倫其長者褻然於其前而不爲亢少
者頽然在後而無毫髮凌蹈之心斯足以明序敦
好矣予復以齒讓之說襲之母乃非古之所以告
人乎二三子以進則仕以退則學無有息也故稱
禹顏以命之庶乎有以發志而增益其材也當仁
不讓於師二三子必有好學篤志聞道而先吾者
吾方且攝衣以從其後

全懿堂集序

詩國風列婦人女子之事詳矣抱節自誓者共姬

之外無聞焉其言動有法篤於禮而合乎道者多
公侯卿大夫之妃方王道之行修其內教至於漸
漬成俗居能佐其夫子言行不失法度則遇變全
節者宜其多矣仲尼刪詩何所存之畧也豈女婦
所難而可傳者在於好禮聞道而全節自誓乃其
固然耶王道行內教修化流而俗成託於侯公卿
大夫之家其禮義之積非一日是其好禮聞道者
猶可能也然詩人歌以為美國史從而序之肆於
樂官以為世風仲尼著之以為經萬世不可廢也

世教下衰自士大夫賢者尚恨於道之不聞况於
閭閻之間婦人女子者哉當教衰之時長育閭閻
之間稟女婦之生而有聞道好禮之實是古之公
侯大夫之妻之所難能而學士大夫之所不可及
也推古詩人史氏之義宜其正色書之而咏歌嗟
歎之不足而仲尼之所務白也予讀全懿堂集蓋
歎諸先生所以歌序陳母都氏者有周人之風其
於仲尼之教為不畔矣備觀夫人言行之詳無一
不合於道蓋其天性有聞而非教之所成也觀者

高其節悲其志而忽於言行則於觀夫人爲不詳夫人之子忠甫君信道力學至孝終慕泣而示予以是編旣卒觀因爲論著之如此

夏津縣志序 代易愧虛先生作

余往時讀書見顓孫氏所舉楚令尹子文之已令尹必以舊政告新令尹而夫子許其爲忠竊獨以爲此亦恒人之所能而君子之細事以子張之賢過推慕之乃欲儼之於仁雖夫子之不許而亦以爲忠蓋嘗所未喻也比余爲令于夏津而知之矣

始余至夏津其大者欲知民之性以制寬猛之常物土之利以經出入之法察俗之尚以節豐儉之中而山川之理經界之限壤地之生風氣之習貢賦之入莫之有徵至於道路之往來市井之集散宮室之興壞溝塗之通塞所以盡人之情而極事之變會吏於是土而施設有益於民與夫不善而遺後之患足以示勸戒而繫人心之好惡者皆漫不可考蓋爲之數月而茫然顧以爲簿書之煩密圖籍之散逸可以檢括而推長老之覩記後生之

傳聞可以訪詢而得於是敝其神於按覈之詳易其心於延咨之數暇則出行原野次舍郊關目之所接跡之所履亦所以多歷而小蓄慮不遺乎其土之宜思不越乎其邑之制而心不惑乎其人之情迺得以盡其愚而効其尺寸於職然未嘗不自歎其勞而惟恐其或失之也使前之人有以遺我則雖以余之拙且陋然既有以豫知而先待之於以制政之常節俗之中經土之法豈不尤爲專心一力而可以蚤有成哉邑之有令其繼者固未有

窮而聰明才知之士加於余什伯者宜其衆也以其聰明才知而又得以先知豫待夏津之政則其所及於民何啻如余之拙陋勤苦而僅得之者哉夫面告之不可幾則莫如書之於冊之爲明且遠此余所以不揆欲有以遺來者而庶幾乎令尹以舊政告新之惠也其時河中張歷田公方以使者之節開府臨清兼威明之用而竝文武之事進某於庭而教之曰夏津雖小亦國之建邑也而記載缺然陋如之何因指授大義使歸而成之余既有

意於令尹子文之事而張公又教之使得有成遂
退而與邑之學官及弟子員訂論志事而特以義
例授張生翰弼使執簡而書焉志未就而張公擢
去今三河次齋王公持節來代諸所施設視張公
不替有加焉所以寵異其而教之使有成亦如張
公也故余得以庚子歲之春三月成夏津志爲二
冊凡五卷以付梓人因述其所以僭妄之本心使
覽者知某之不肖非有二公之教則亦莫之能成
也若夫志之凡例大義已識之於目錄之右方

刻蔡虛齋太極圖解序

代易愧虛先生

筆

道之在於世也猶行地之水平源出於一而其流
必分至其流之委也必合而後有所止然則是水
也雖其流之遠而不可量極其所謂源者固未嘗
變也今學道者棄委不循而必源之得勢固無有
以委之去源之遠也疑源之不在於是而以爲有
二水焉亦不察之過也載道莫備於經易者五經
之源也義文周孔之相承源所從來至一而無二

也由漢逮宋爲易之言者無慮百家殊途異派其分多矣最後乃有濂溪周氏伊川程氏考亭朱氏之學合異爲同統殊歸一卒極於義文周孔之旨醇如也士之有志於易而欲明義文周孔之言者不盡心於朱子之學其何所循沿以上溯乎朱子之於易究圖書之微旨會易傳之奧義以統承乎易卦生爻之初所謂委之合而止者固在是矣嗟乎今之治易者何其衆也於朱子之學莫能專而精焉將何以論於畫卦生爻之初而明義文周孔之言哉肆我蔡虛齋先生天挺其資神授之識卓然有追前開後之志沉涵浸漬乎義理之中而分拆解剥乎文字之際窮其平生之力而無須臾之暇盡心於朱子之學者我朝一人而已蓋朱子之盡心於孔子無所不該而於易爲大故虛齋之盡心於朱子亦無所不究而於易爲深此圖之解推衍圖書探索卦疇入於精微而極乎廣大孜孜然惟委之循沿而不止源之旣得矣時中少而知學卽遊先生之門士之在門者以百數先生獨知器

待以爲可語以斯言忘其顛愚龜勉朝夕雖於精
蘊未能庶幾隱詞顯義聞之於進見而繹之於退
私者蓋亦有年天喪斯文梁木其壞時中獨抱遺
編不敢棄頽而無所啓發遂終爲顛愚之人大負
先生往日之所待每一臨文展卷未嘗不愧悚隕
越如不能生顧今日就荒落恐終已矣惟先生之
學著而爲書者旣已家挾而人誦之此編乃其著
述之大者士或以無所資於時文莫肯盡心故時
中刻而傳之以與同志者共且僭述其槩以告之

河南鄉試錄序

使知斯道之委蓋在於此嗟乎學者果有志於義
文周孔之言以得其源者其無忽焉而不盡心哉
序曰賢材之興孰非由上之所作哉蓋觀於此方
人士之盛而知之矣今河南所履之域則商之舊
墟與周之新邑在焉方殷之末民化於紂亳相千
里之間皆爲頑民武王以群后之師濟于孟津爲
牧野之陳會旦而商郊清明其後嘗衰矣宣王中
起則自濟之洛狩于圃田以至敖山而朝諸侯故

周之盛時人才衆多詩人歌之藹藹王多吉人生甫及申維周之翰之詩列之於雅以著中興得人之功雖其仁澤之厚道化之深積漸所致然君子所過固有以化人者禮教修於戈甲之中聲明動於車服之表宜其昏者以明衰者以起而成有周之隆也自宋之季豫州久汙於胡不見王者之物已數百年我高皇帝以神武啓運再造區寰由大河以北皆命將畧定豫州獨勤大輅之臨指顧畫遣而天下大定矣當其時閉塞方久遽覩聖

人之作歡鬯鼓舞如蟄斯震滛昏鄙倍之俗其去也忽焉蹈習於仁義發形於禮樂出而副上之求堪世之用者宜其衆也今天子建中下民以道術陶成一世德意感孚固已不大聲色而儀刑徧於四方頃者孝思永念展謁寢園道所往反皆出豫州之境九州之廣生民之衆引領舉踵欲見無從而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中州之人獨得於見聞昔東都之狩人覩其堅好之車調齊之馬嗟歎而頌之曰是大成之君子不可名言其德惟

其有聞而已也是知 吾君之旂色鸞聲昭回噤
噦皆所以改新中州之耳目而聳其震曜之氣誘
其濯磨之心濟濟多士之生有不思奮共臣同於
惟天子使之願哉凡天子之行無非事者陳詩納
價合瑞審量養老助農以觀好惡出誅賞其大者
乃在於敷奏明揚故甫草之役非徒以同馬選徒
記所謂射而取士者謂士行也今論選之典適應
其期必有異材孕嶽而降如詩人所稱爲申爲甫
者以鳴中興之盛則諸士之進固關於王者之大
政以明 吾君之行之有事非獨爲三歲而比之
常典已也蓋賢材之興由於上之所作及其成也
則上之治常因以明而其名常因以行此烝民崧
高之所以爲宣王之美也夫士能興於聖人之化
以自成其材又以其材見於用而名於世使欲頌
吾君修道致治之美者於此徵而某也實使進之
豈不與有幸與

奉送中丞王石岡公還朝序

昔周道衰而宣王中起雄南征北伐之威其興衰

撥亂之蹟見於詩之所詠者於北則有六月於南則有采芑江漢之詩曰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夫一隅之地憑居之族深谷長流之所限其服其叛何足以動王國而勤王心之勞而詩之言如此尹吉甫固以江漢之平爲宣王之美張大而歸之仲尼刪詩使與常武相次列於宣王之雅之末以明中興之功至是而成也豈非江漢之間地大人衆形阻而俗雜介錯於京周之阨而近不一於夏而非純於夷未能以爲內而不可

以爲外先王固欲梁圉其山川井邑其人民以固威嚴之勢而立長久之安非若獫狁之匪茹勿用窮追氏羌之荒忽惟其來享而已也而召公之所以經營江漢之滸者不以其叛而疾之不以其鄙而急之井其田畝正其疆畔以定其生業而平其貢賦使之弭去爭心而取正於中國豈其狃於戰伐之謀恃夫暴猛之用而以兵革取威哉故其告成之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言虎之能不以武力服人而宣王仁義之化陳於江漢則四方無有

不和者矣。今天子方隆周宣之德，建中興之業，順乎內而威乎外，當寧懷思，睠焉於四方之未寧，而尤有意江漢之間。蓋樊鄧房隨，褒沔相錯之墟，其民尤爲難畜而易動。嘗煩朝廷之議而開設方畧，遣大臣以臨制之。開府於鄭而以撫治爲名者，將百年於此矣。然其化未洽而民未和，而中丞王石岡公實受簡命來制茲土。是宣王所以屬穆公之意也。公出嚴於寬，用武以文，馴之以德義，漸之以禮教，雖不廢乎征誅之律，刑殺之科，而其意常不在於此。故其易動之氣銷靡而帖柔，難畜之心歛置而悅安。布宣天子明明之德，徧於南土，以爲四方之極。持之以匪安匪舒之心，而行之以不疚不棘之政，告成于上而寧當寧未寧之心。天子以爲其化旣洽，其民旣和，則不宜久勞於外，而遠於左右。公自是去南土而還矣。南土樂公經營之政，懽然於其將去。又知公之居中制柄，所以施於用而行其志者，宜益廣大昌明，而南人之永永有被也。相與釋其懽然而願之，亦欲如召公之

於王同其萬年之休而垂不已之令聞也後有欲
考今中興之盛者必在於斯矣江漢之詩多述穆
公之績宣王之美於是乎在臣之能有成功君之
明也夫受君之命克終其事以有功又以其功載
君之美於無窮而有考於後是人臣之大義也故
某屬同僚陸君輩之請欲有以贈公之歸不以寵
厚崇魏爲祝而獨以是爲公願焉

送河南左方伯范潘溪公入覲序

今河南分省奄有豫州兼履徐荆并冀之餘封有
土與民比古諸侯之國在於所履之內者以百十
左使皆統而治之古所謂九州之長得以君稱於
其國入天子之國曰牧者也所統旣廣地大人衆
衣履冠帶甲於四方藁秸粟米貨賄筐篚之輸以
充備太府填給邊圉者旁羨溢出置藩棊錯固磐
石之宗孫子不億如螽斯繩繩之盛而當食於其
土計口受祿歛入之途益以多端又巨河被山盜
幼鼓鑄椎埋攻剽之奸往往而有宛丘之婆婆溱
洧之相謔河上之翱翔林下之喪馬妹邦之崇飲

城闕之挑闔猶有未殄之風獄因以繁士皆亡伍
而人材闕於學校若是者皆有責於政教而左使
者政教之所出也豈不亦居勢之難者乎而潘溪
范公之來爲左使於河南也屬屢飢之餘歲流離
餓餒人不相保多救死之心榮辱不知而禮節之
所難御居勢之難而兼遭其時公仁心爲質誠發
於中若疾傷之在胸腹肢體惟須臾之不能安朝
論夕省矻矻不倦求民之所好惡思其取舍之方
不越堂階而四遐之陬山居谷聚怨咨願欲之情畢
得出慮布條授意群吏使推明而行之孰就餒而
待哺孰思還而無宅孰有田而不耕孰嬰疾而未
藥招徠休煦賑發補助開示科指本於篤生之心
躬行素約以導人之所嚮則壤之賦非可罷減嘗
使征督後於綏輯度其輕重用一緩二民旣懷和
寧其幹止樂生之氣還於區內論士之秀者於鄉
以三物賓而禮之以貢於上居勢如彼遭時若此
爲之未久而政教之大者皆已具舉蓋公之爲長
於是州亦可以稱於國曰君而不慙於其號矣而

當入天子之國述其所職以修常典公宜以其爲
河南者告于天子曰自臣之至河南也民有枵腹
子粒而困於子役者今也病者起而飢者食膚革充
盈復完爲人也有棄屋廬井竈而他徙舍耒耜而
竊者而今也荷擔而還築投戈鋌而緣南畝者不
絕於里閭也有官師啼飢子弟改所業以狗一飽
而奪其志者而今也挾冊而誦鼓篋而來游父兄
長老知以爲榮也臣不佞不敢爲謾其隱賢而自
蔽又非臣所以來朝之實也天子方隆虞帝之德

開四門以詢四方之治忽其察聽於中州爲詳必
信公所自言之不謬於其功也且有以命公矣昔
漢龔遂自渤海召入其客教以無自言功歸美於
上遂以此蒙賞而世亦以客爲好謀此特後世佞
媚之術非先王君臣相與以誠之道也虞廷之典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其所言也乃其功也惟其功
言之不相謬耳公之往也其毋以自言功爲嫌哉
免劾 贈河南叅政胡文峯公拜南按察使序
國家分省置使衆建叅僚以輔之凡以施政出教

長治其民也最後乃離次省中郡邑州軍度其遠
邇列於諸道叅僚分而有之著於制令曰分守
則其所長彌專而於所治彌察矣予來叅河南之
政不得有分道特持空文末議以佐于省故不及
知其土之性與民之情而常從胡文峯公問之公
專長大梁而間攝汝南大梁視諸道最鉅汝南於
省爲遠公政教所及其在河南分省所統之域已
十八矣公之言曰夫因俗爲政豈不然哉汝南畫
有申謝鄧唐蔡息之墟皆故楚之遺常患於憑阻

而險健大梁兼舉宋鄭陳許韓魏諸國壤地廣斥
淆雜乖刺所患者墮窳猛鷙而鮮樂生重法之心
吾所爲拊循斷擊或張或弛以違其患害從其好
欲所以精於心設於事者纖巨曲折不能具詳其
大致則汝南之民難以智馭而可以理勝大梁之
民難以威服而可以信發此吾所以行於上者未
嘗違道以中其私彼雖於私深有所拂而自知屈
於理之爲是其諭乎下者踈目簡節語言不煩無
不以情來謁而舍其欺昧隱疾之弊故民之於我

勢若甚判莫不望而能知來愬而去者愉愉然悅也惟其長民之吏職業墮壞廉檢放失連數十城之間徃徃而有驟而求其大罪則不可以勝誅細過之責微文之議則小懲而不足以誠故吾之爲此常樂於民之易諭而病於吏之難教由是中州之人情與其土性予因竊有所聞且知公所以爲政之大者存之於心及公以使事入賀余攝治大梁又得盡觀公之條令科指推明而承守之雖其材之迂時之近獨以有所前授免於廢官敗事之

謗每退而自考輒爽然自失而信公善於爲政蓋人之知公者衆其接於談議者洽觀於行與事者詳宜莫如余也已而公有按察河南之命予惟公之政教旣已及於河南者十八矣持之以久漸之以深將有不待來謁而各得其情去其私心以安上之所爲無俟反而屈於理然後消其非上之心其所謂十二者亦且乘風慕義如大梁汝南之民自制於理而交動於誠公之樂乎易諭之民宜有甚於異日矣長民之吏奉令承教其講之益明其

尊之益篤起壞收放以自免於誅刺而希察舉之
華將無可求之罪可議之過由是有大罪焉而求
之深不可以爲驟有細過焉而議之密不可以爲
苛吾於是喜公之志益明而治之可以成也凡在
同官皆知公而好之者欲有以贈之左使范潘溪
公以余爲聽於公者洽而觀於公者詳也故使爲
序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四終

